

香气袭人锁帘幕，无言相伴醉芳馨

——浅析李清照词中的香意象

周燊 向铁生

(湖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2)

摘要: 在宋词中, 被后人誉为婉约派正宗的李清照, 她所写的较多是一个女性视角中的士大夫词。也正因为如此, 她以女性细腻的心思对生活中的香给予了较大的关注, 并将香意象在词中得到了较为细腻的艺术体现。通过研究与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李清照借助香意象抒发了自身的真情实感和人生怀抱。香意象在一定程度上构筑了其独具特色的抒情范式, 并氤氲成其沁人心脾的灵魂香气。

关键词: 香意象 真情实感 人生怀抱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在宋词的诸多流派中, 李清照的词别树一帜。其所写的多为一个女性视角中的士大夫词, 赏梅、咏菊、读书、登高, 乃至日常生活中的瞬间情绪, 都在词中得到了较为细腻的艺术体现。^①翻阅李清照的所写之词, 发现其在词中给予了生活中的香较大的关注, 并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沈曾植对此也有“堕情者醉其芬馨, 飞想者赏其神骏。”的评价。^②在对于香意象的处理方面, 李清照融入了自身的真情实感, 从而使词活跃着自己的生命, 跳荡着自我的灵魂, 构筑了其自身独特的抒情范式。

(一) 香意象

1. 香意象概念所指

在我国, 关于意象的理论源远流长, 虽然学术界对意象暂无一个统一的概念, 但得以公认的是, 对其的论述最早可追溯到《周易》和《庄子》^③, 而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第一次将意象引入审美艺术领域, “神用象通, 情变所孕。物以貌求, 心以理媵。”^④他认为意象的形成是作家选取的与内心形象相契合的客观事物, 是作家思想情感与外物形貌的交融。经过皎然、殷璠、司空图等人对意象理论的建构, 意象于唐代真正作为美学范畴得以呈现。随着时代的发展, 历朝历代在不同程度上赋予了意象不同的解释。但经过分析比较, 意象的概念虽经历了不同的运用和改造, 但其内涵可以说已完备于刘勰。目前, 《辞海》对于意象词条的解释最为全面: 意象: 1. 表象的一种。即由记忆表象或现有知觉形象改造而成的想象性表象。文艺创作过程中意象亦称“审美意象”, 是想象力对实际生活所提供的经验

① 木斋.《宋词体演变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8:213

② 褚斌傑等编.《李清照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4:158

③ 敏泽.《形象 意象 情感》[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7:56

④ (梁)刘勰著.郭晋稀注译.《文心雕龙》[M].长沙:岳麓书社,2006:256

材料进行加工生发，而在作者头脑中形成的形象显现。2. 中国古代文论术语。指主观情意和外物相融合的心象。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首先明确提出该词，“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明清后专指借助具体外物，用比兴手法所表达的作者情思。^①结合以上分析，本文选用意象的基本概念是：“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②在此基础上，具有香味的且融铸了作家情感倾向的客观存在物，属于本文所讨论的香意象范畴。

2. 香意象所属分类

根据统计，在《全宋词》收录的47首易安词中（两首失调名不计），共有23首词与香意象相关。通过文本细读可以发现，深受李清照偏爱的这种香，主要是指闺房熏香和自然花香。而这两种“香”的类型，其一与词人心中的愁相伴相生，而另一种则是以香为友的孤寂生活的写照以及生发出幽洁蕴藉的比兴意义。具体来说，词中所出现的香意象大致体现如下：

类型	相关意象	数量	涉及词句以及出处
① 闺房熏香	沉香	3	淡荡春光寒食天，玉炉沉水袅残烟。——《浣溪沙》 沉香断续玉炉寒，伴我情怀如水。——《孤雁儿》 沉水卧时烧，香消酒未消。——《菩萨蛮》
	篆香	2	篆香烧尽，日影下帘钩。——《满庭霜》 画楼重上与谁同？记得玉钗斜拨火，宝篆成空。——《浪淘沙》
	瑞脑	5	瑞脑香消魂梦断，辟寒金小髻鬟松。——《浣溪沙》 玉鸭熏炉闲瑞脑，朱樱斗帐掩流苏，通犀还解辟寒无。——《浣溪沙》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醉花阴》 酒阑更喜团茶苦，梦断偏宜瑞脑香。——《鹧鸪天》 瑞脑香消魂梦断，辟寒金小髻鬟松，醒时空对烛花红。——《多丽》
	熏香	3	被冷香消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念奴娇》 断香残酒情怀恶，西风催衬梧桐落。——《忆秦娥》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凤凰台上忆吹箫》

① 夏征农，陈至立主编。《辞海》[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2263

②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53

②自然花香	梅花	6	不知酝藉几多香，但见包藏无限意。--《玉楼春》 玉瘦香浓，檀深雪散，今年恨探梅又晚。--《殢人娇》 莫恨香消雪减，须信道扫迹情留。--《满庭芳》 浓香吹尽又谁知，暖风迟日也，别到杏花肥。--《临江仙》 酒醒熏破春睡，梦远不成归。--《诉衷情》 雪里已知香信至，寒梅点缀琼枝赋。--《渔家傲》
	桂花	4	终日向人多酝藉，木犀花。--《摊破浣溪沙》 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鹧鸪天》 梅蕊重重何俗甚，丁香千结苦龃生。熏透愁人千里梦，却无情。--《摊破浣溪沙》 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鹧鸪天》
	菊花	3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醉花阴》 微风起，清芬酝藉，不减酴醾。--《多丽》 更挹残蕊，更撚余香，更得些时。--《诉衷情》
	荷花	2	湖上风来波浩渺，秋已暮，红稀香少。--《怨王孙》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一剪梅》
	梨花	1	能留否？酴醾落尽，犹赖有梨花。--《转调满庭芳》

（二）香意象审美意蕴分析

1. 香意象的继承

1.1. 闺房熏香—渲染环境，营造词境

熏香作为香意象的一种载体，经常出现在词人的视野中。虽常与闺房女子封闭而狭小的生活世界相关，但却精致优美，像在以温词为代表的词中，常见的是“水精帘里玻璃枕，

暖香惹梦鸳鸯锦”^①、“宝函钿雀金鸂鶒，沉香阁上吴山碧”^②式的精致狭小，并常与爱情相关，“深处麝烟长，卧时留薄妆。”^③而后发展至李煜的词中，熏香的出现虽依旧与女子闺房有关，但开始更多地渲染所处环境与藉以表达的心境，像“烛明香暗画楼深，满鬓清霜残雪思难任”^④，“烛明香暗”四字就勾勒出庭院的清冷，渲染着词人孤苦寂寞的心境：“炉香闲袅凤凰儿。空持罗带，回首恨依依”^⑤，点燃的熏香所呈现出来的“闲袅”状态，与紧承其后的“空”和“恨”相映照，用萦绕的熏香衬托了词人那悔恨、无奈而又彷徨之情的心态。宋朝时期，因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开拓，熏香的使用更日益活跃在士大夫的视野和诗词中。词中常用香的燃起、烧尽与重温，来写爱情相思。“半幅霜绡亲手剪。香染青蛾和泪卷。”^⑥愁眉、泪眼、暗香，共同营造出思念离人的凄楚气氛；“如今向、渔村水驿，夜如岁、焚香独自语。”^⑦寂静夜晚焚烧着的残香更衬托了房间的凄冷。易安词中的闺房熏香也写爱情，但不再是类型化的爱情相思的描写，而是与词人心态紧密相连，使日常生活中占据她内心事件的主要构成部分——爱情、思念与离别分合，在词中得到了艺术的呈现。

通过日常生活起居细节的描写和环境气氛的烘托来表达人的感情，是词的一贯手法，尤其对于李清照来说，更加注重这方面的营造。“玉鸭熏炉闲瑞脑，朱樱斗帐掩流苏，通犀还解辟寒无。”^⑧词人抒发的伤春之情，是通过描写室内外的环境、景物来进行渲染的，“玉鸭熏炉”所在的下片紧接着上片表示女子心理的懒于梳妆的生活细节，首写室内陈设极尽华美：镶嵌着美玉的鸭形熏炉中，还闲置着珍贵的龙脑香，懒得去点燃熏香；织有朱红的樱桃花色的、覆盖如斗形的小帐低垂，上面装饰着五色纷披的丝穗。就是这宝炉香消、斗帐生寒的室内环境，含蓄地反衬伤春女子内心的凄楚，将女主人公心中的愁苦无绪溶解在这华侈黯然的境里，使词染上了凄清伤感的色彩。

写因离别带来的闲愁，词人在《醉花阴》中首先以景渲染。“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⑨阴霾黯淡的薄雾浓云，无聊难遣的漫长永昼，伴着词人的忧愁哀怨，香炉中的悠悠不断的瑞脑香袅袅上升，恰如这缕缕愁思绵绵不断，在这种凄清惨淡的氛围中有力地衬托出思妇孤寂难耐，百无聊赖的闲愁。所以，即便是词人在《孤雁儿》序中写明为咏梅词，但从词人所描述的清晨起床后的心绪不佳，“沉香断续玉炉寒，伴我情怀如水”^⑩唯一能引起词人内心感触的便是这玉炉中香断烟绝，没有温暖，没有安慰，冷冷的玉炉陪伴着情怀如水的词人。故词实写因丈夫去世，词人心中所遭受的沉重打击和内心折磨，叙写的是词人清冷孤寂的生活和凄凉悲绝的心情。因此，闺房中的香在这里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它渲

① 刘学锴.《温庭筠全集校注》（卷十）[M].北京：中华书局，2007：900

② 刘学锴.《温庭筠全集校注》（卷十）[M].北京：中华书局，2007：933

③ 刘学锴.《温庭筠全集校注》（卷十）[M].北京：中华书局，2007：942

④（南唐）李璟.李煜著，詹安泰校注《李璟李煜词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73

⑤（南唐）李璟.李煜著，詹安泰校注《李璟李煜词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78

⑥（宋）欧阳修著，黄畬笺注《欧阳修词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180

⑦（宋）周邦彦撰，吴则虞校点：《清真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50

⑧ 唐圭璋.《全宋词》（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5：934

⑨ 唐圭璋.《全宋词》（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5：929

⑩ 唐圭璋.《全宋词》（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5：925

染的是寂然之景，映照的是词人自身的孤独与冷寂。

1.2. 自然花香—及时行乐、珍惜时光的感叹

李清照的词中因时节的不同，出现了如梅花、荷花、桂花等多种散发着清香的花。魏晋以降，文人的自觉意识觉醒，有一个较大的改变则是对短暂生命的珍重以及及时行乐的思想。宋代文人面对这自然芳香时，既有引发出对生命易逝，珍惜韶光的慨叹，“香泛金卮，烟雨微微，一片笙歌醉里归。”^①也有上升到生命的哲思层面，“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②李清照词中出现的浓郁清香的花也兼具着一些士大夫共有的时光流逝、生命短暂的情怀。

李清照虽为女性身份，但她在词中有意或者无意淡化了自己的性别意识，面对眼前吐露芬芳、散发浓香的花朵，词人较少见花自怜自悲，而是生发出珍惜与挽留的慨叹。面对初放的梅花，“不知酝藉几多香，但见包藏无限意”^③，由探梅嗅到梅香，从不知酝藉的揣度和但见包藏的观察中，由眼前的梅花芳香的短暂联想到自己的青春易逝，由梅香而我，由我而梅香，劝勉自己与时人抓紧现时的大好春光，饮酒赏梅；花期将尽的花同样也能引起词人心中的感触，“玉瘦香浓，檀深雪散，今年恨探梅又晚。”^④如玉的白梅已显得清瘦，但却还吐着浓香，词人在多重感官，即触觉和嗅觉的作用下，感叹韶华易逝，劝人惜花爱花，勿负花期；即便是沦落天涯，怀念旧日汴京生活，凄婉的目光触及庭院中的花木，“能留否？酴醾落尽，犹赖有梨花。”^⑤目光流动与心理流动融而为一，从酴醾落尽的残香中想到尚未开的梨花，借梨花留客，也是在挽留即将凋谢的梨花和行将离去的暮春。

2. 对东坡抒情范式的发展

晚唐五代至北宋，词在其发展演进历程中，形成了两种抒情范式，即温庭筠开创的“花间范式”和苏轼建立的“东坡范式”。^⑥从李清照词来看，其词的情感内容虽不出悲欢离合，孤独憔悴，但词人却在自身生活环境的变化中，借助香意象传达出了自我的独特感受与体验，体现了李清照抒情的自我化、具体化与个性化。

2.1 闺房熏香

2.1.1 香与梦构筑的张力—酒罢梦醒，熏香惹愁

闺房熏香一方面营造着冷凄悲凉的词境，映照出词人孤清的生活状态；而当这种闺房熏香与梦、酒等组合出现时，将这种嗅觉捕捉到的“香浓香消”，投射到心理感知层面，在对香消冷暖变化的敏感把握中，屡屡言及冷、凉，是对现实的无法回避与正面认识，是词人内

① (宋)欧阳修著，黄畬笺注。《欧阳修词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7

② 唐圭璋。《全宋词》（一）[M].北京：中华书局，1965：198

③ 唐圭璋。《全宋词》（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5：926

④ 唐圭璋。《全宋词》（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5：926

⑤ 唐圭璋。《全宋词》（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5：926

⑥ 王兆鹏。《苏辛之流亚—从抒情范式看李清照词》[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4(10)：57

心无法排解的愁意的写照。

一般士大夫文人藉以饮酒来消解愁绪，但出现的结果往往更多的是“举杯消愁愁更愁”。李清照也爱饮酒，并意图饮酒来消解这种愁绪，“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①词人欲醉酒来忘却故国之思，但结果却是“香消酒未消”，香已消散无痕，时间已流逝，但酒醉之意尚未消除；酒未消，心中的思乡之情更未消，这份思乡之愁苦依旧无法得到排解；“酒阑更喜团茶苦，梦断偏宜瑞脑香。”^②酒罢品茶，表面上似乎是团茶之喜与嗅瑞脑之乐，但在酒阑之后，本是嗅香以求自慰的闲愁，却让人变得更加空虚，孤寂，无聊；而香除了印证时间的流动而无法消解的浓愁，其更加重了词人坏情绪，“断香残酒情怀恶，西风催衬梧桐落”^③傍晚饮酒排忧，虽饮到香断酒残，但愁情未解，心绪反而越坏。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处于共同一个世界，而当进入梦境以后，各人便有各自期许的世界而忘记了现时的烦恼。词人早期生活中描写梦醒后闻到的沉香，“淡荡春光寒食天，玉炉沉水袅残烟，梦回山枕隐花钿。”^④看到的是熏香袅袅上升的状态，流露出来的是闺中生活的闲适气息，是一种舒适、慵懒的氛围；即便是梦断乍醒，回到现实中香消炉熄，“瑞脑香消魂梦断，辟寒金小髻鬟松，醒时空对烛花红”^⑤思妇心中则是孤单，凄凉之感。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与所处环境的变化，词人不管是因伤春而生的闺怨，还是与丈夫别离的愁绪，她都希望沉浸在梦境中得以消解。因愁而不想醒来，“被冷香消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⑥但梦境往往因香的熄灭而被打破，所以她将传统意义上只有味觉意义上的香进一步与敏锐的触觉结合起来，便有香冷的感触，“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⑦而这种冷的触觉不仅是因为现实生活中香的熄灭而有的体验，同时它也代表着过去的美好暖意回忆，梦境中夫妻拥炉拨火，暖意融融，但梦醒后香消又把自己带回了痛苦的现实，“画楼重上与谁同？记得玉钗斜拨火，宝篆成空。”^⑧与其说梦中美好境界被晓风吹得无影无踪，倒不如说正是这份香又将词人心中的怅惘又重新复苏，将词人带回现实。所以，香与梦就一同构筑了这份张力——词人欲藉香来沉溺梦境来消解现实生活中的愁绪，但也是因为香的消解而把词人带回现实，让她不得不继续品味这份愁绪。

2.2 自然花香

2.2.1 花香为友—生命的情感线索

① 唐圭璋.《全宋词》(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5:927

② 唐圭璋.《全宋词》(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5:929

③ 唐圭璋.《全宋词》(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5:931

④ 唐圭璋.《全宋词》(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5:928

⑤ 唐圭璋.《全宋词》(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5:928

⑥ 唐圭璋.《全宋词》(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5:931

⑦ 唐圭璋.《全宋词》(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5:928

⑧ 唐圭璋.《全宋词》(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5:934

湖上风来波浩渺，秋已暮，红稀香少。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怨王孙》^①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一剪梅》^②

在词人的生活中，同样是红荷凋败，唯余残香的自然环境，但却有着不同的情感体验与感受。

《怨王孙》是词人早期郊游抒怀之作，词中将荷花香作为感情抒发的线索，其重点不在赏荷，而在全面咏赞晚秋湖上的美丽风光，从而利用拟人化的手法进行移情，把自己的主观感受注入了外界客观景物之中，充满了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感情和青春的活力；而《一剪梅》却作于词人初结缡时，词中带有余香的荷花与凉席、舟等共同渲染烘托出一片凄清的氛围，在这竹席生寒、凉气袭人的生活环境里，引发的是词人的相思怀念之情。作于建安三年（1129年，赵明诚逝世后）的《孤雁儿》（藤床纸帐朝眠起），虽在序中写道“世人写梅词，下笔俗甚。予试作一篇，乃知前言不妄耳。”但词并未描绘香味与姿态，而是把梅香作为全词的线索，重写自己清冷孤寂的生活和凄凉悲绝的心情。在词人独自一人无语难饮的时刻，“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③陪伴她的是秋菊的暗香。也正是因为有花香的陪伴，所以当它过于浓郁，有时反而会招致词人埋怨，“酒醒熏破春睡，梦远不成归。”^④残梅具有的浓香，本是令人喜爱的，但它却让美梦难继，残梅喷香作为引发感情的线索，引发了孤寂抑郁的情绪。对熏破春睡的梅香的抱怨，实质正是怨孤独，怨现实，怨离人的含蓄曲折的表达。所以，因愁绪而无法继续入睡的词人，面对孤单冷清的环境，只能与残花余香为伴，在掇尽残梅的消遣中熬过漫漫长夜，“更掇残蕊，更撚余香，更得些时。”^⑤也正是因为词人长期的形只影单，无依无靠，所以她对花香的察觉也更为敏锐，更为习惯它的陪伴。即便是晚年到了南方，在“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环境里因花香的陪伴逐渐适应，“终日向人多酝藉，木犀花。”^⑥唯有那蕴藉的桂花才能给词人那孤寂的心田一些安慰。在友花木的陪伴环境中，无先前强烈的感情波澜，有的只是一种淡淡的闲愁。

2.2.2 淡雅明丽的审美理想

“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⑦对于自然植物之香，士人引用入文来寄寓自己的情志与理想，从而赋予这种纯粹的植物属性以更深层的文化内涵与美学意蕴，以屈原“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

① 唐圭璋.《全宋词》(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5:929

② 唐圭璋.《全宋词》(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5:926

③ 唐圭璋.《全宋词》(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5:929

④ 唐圭璋.《全宋词》(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5:930

⑤ 唐圭璋.《全宋词》(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5:930

⑥ 唐圭璋.《全宋词》(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5:930

⑦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20

菊之落英。”^①用香草喻自己的高洁情操为肇始。在宋词中也常出现借香草来体现士人的人格精神，或是叙写花的自开自落，寄寓怀才不遇之叹，“断无蜂蝶慕幽香，红衣脱尽芳心苦。”^②虽不为人懂，却不改坚守与志向，“香不断，年年自作茱萸伴。”^③词人对寄寓了高贵秉性与高洁品德的梅花、菊花与桂花，毫不掩饰地抒发了对它们的赞赏与喜爱之情。“雪里已知香信至，寒梅点缀琼枝腻。”^④词的格调轻快明朗，以拟人的手法从美丽的容颜和两方面塑造寒梅的形象，对梅充满了热爱赞美之情：“微风起，清芬酝藉，不减酴醾。”^⑤歌咏菊花清馨奇俊、高雅飘逸的风度，赞赏菊花为花中的高洁傲岸之士，在萧萧无情风雨的揉损之下保持着高雅的风韵和酝藉的清芬。而一贯寄寓自己高尚品行的士人相异的是，词人借此表现出自我的体验和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清照的才华可与当时的顶尖人物相比，但却因身为女子而不能出仕为官，难以成为名副其实的士大夫，所以在写梅香时，“莫恨香消雪减，须信道扫迹情留。”^⑥在对梅香的关注中，想到自己虽才高志远，却因身为闺秀，而无法实现对生活的美好希望，从而抒写出其难展奇才的愁怨，甚至这种幽怨渐生发出怨恨，“浓香吹尽又谁知，暖风迟日也，别到杏花肥。”^⑦词人开始埋怨庭院，埋怨羌管幽怨地频吹，把梅花浓香吹尽，浓郁梅香的早逝而不为人知，实质表现的是词人对自己身为深闺女子空度芳年的怨恨。

提出“词别是一家”的李清照，她对于词的内质要求具有鲜明的个性与独特性，同时在审美上尤其崇尚内在自然之美与天然清新之美。^⑧正是出于这种审美理想，词人在众多具有芳香品格的花中，最欣赏的桂花，“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⑨在词人看来，桂花象情操高尚的隐士一样，性情疏放，踪迹隐逸，但香存人间，深合在青州开始隐居生活的词人的理想；词人甚至认为桂花的香味所体现的风度精神甚至更优于梅花与丁香，“梅蕊重重何俗甚，丁香千结苦龌生。熏透愁人千里梦，却无情。”^⑩能熏透、潜入愁人的睡梦的桂花浓香，能把梦游千里，思亲怀乡的愁人熏醒，在故作反语中显示桂花香味使人销魂摄魄的强烈魅力，进一步赞颂桂花的芳馨，变现出桂花高雅倜傥的风度与谦和蕴藉的品格，寄托自己的情操与志趣。也正如此，她对屈原在《楚辞》中尚未注意到桂花表示遗憾：“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年不见收。”^⑪同时也蕴含着对自己洁身自好、德馨永驻的品性情操的自豪感以及不被世人理解的深憾。故词人通过吟咏“自是花中第一流”的桂花的浓郁馨香，寄

① (战国)屈原.宋玉著,吴广平译注.《楚辞》[M].长沙:岳麓书社,2001:13

② (宋)贺铸撰,钟振振校注《东山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78

③ (宋)欧阳修著,黄畬笺注《欧阳修词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61

④ 唐圭璋.《全宋词》(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5:926

⑤ 唐圭璋.《全宋词》(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5:928

⑥ 唐圭璋.《全宋词》(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5:931

⑦ 唐圭璋.《全宋词》(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5:933

⑧ 王兆鹏.《苏辛之流亚——从抒情范式看李清照词》[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4(10):59

⑨ 唐圭璋.《全宋词》(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5:930

⑩ 唐圭璋.《全宋词》(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5:933

⑪ 唐圭璋.《全宋词》(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5:930

寓自身追求的谦和蕴藉品格，同时也可视为对词人审美理想的较好诠释。

“清照以女性之作者，使用女性语言和女性化文体，来叙写女性自己之情思，自然应该可以在其纯乎纯者之女性方面，达到一种过人的成就。”^①清照以女性之细腻心思将日常生活中的闺房熏香和自然花香写入词中，藉此细致详尽地呈现了其复杂、曲折而又细腻的内心世界，抒写了内心最真实的情感，从而在其独特的抒情范式里深深地印上了她生命体验的烙印与痕迹。她笔下的香意象，抒发的或是离情，或是愁怨，或是故国之思，或是情操志趣，它在拨动词人的感官，触发词人内心真诚情感的同时，不仅使这种情感充满了直接的感发力，更流露出词人心中最真诚的本质，从而氤氲成清照自身独特的灵魂香气。通过词人笔下的香意象，我们可以感悟到词人藉此吟咏的情志怀抱和展现的词的审美特征，读之含蓄隽永，别有一番韵味。“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②综合以上种种，李清照确实受之无愧。

① 叶嘉莹.《迦陵论词丛稿》（修订本）[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261

② 吴熊和.《唐宋词汇评》（两宋卷·第二册）[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1406

参考文献

一、古籍与专著类

- [1] (战国)屈原.宋玉著,吴广平译注.楚辞〔M〕.长沙:岳麓书社,2001.
- [2] (南唐)李璟.李煜著,詹安泰校注.李璟李煜词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3] (宋)欧阳修著,黄畬笺注.欧阳修词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4] (宋)周邦彦撰,吴则虞校点.清真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5] (宋)贺铸撰,钟振振校注.东山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6] 刘学锴.温庭筠全集校注(卷十)〔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7] 唐圭璋.全宋词(二)〔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8] 褚斌傑等编.李清照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9] 敏泽.形象 意象 情感〔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7.
- [10]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 [11] 叶嘉莹.迦陵论词丛稿(修订本)〔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 [12]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13] 夏征农,陈至立主编.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 [14] 木斋.宋词体演变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8.
- [15] 吴熊和.唐宋词汇评(两宋卷·第二册)〔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

二、期刊论文类

- [1] 王兆鹏.苏辛之流亚—从抒情范式看李清照词〔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4(10).

The analysis about “Xiang” image in Li Qingzhao's lyrics

Zhou Shen Xiang Tiesheng

(Hunan University of Literature, changsha / Hunan, 410082)

Abstract: In the song lyrics, Li Qingzhao was praised as the model in the Wan Yue class, and wrote lyrics which were based on a female perspective. As for this, she gave great attention to the fragrance of life with a woman's delicate mind, and the “Xiang” image in the word had obtained more exquisite and artistic expression. Through research and analysis, we can find that Li Qingzhao expressed her true feelings and the embrace of life with the “Xiang” image. To some extent, “Xiang” image had constructed her unique lyrical paradigm, and showed her soul.

Keywords: “Xiang” image true feelings embrace of life